[海南赋]

五指山赋（并序）

■ 蒙乐生

我爱五指山，爱其静如处子，美若仙姬，浓妆淡抹；我爱五指山，爱其山峦起伏，崔嵬巍峨，大气磅礴。明季丘濬①，海南名贤，以山喻人兮，谓其“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丘子清词丽句，珠落玉盘，后唱和者，无出其右。五指山兮，横空出世，骏极摩天。予揖岭脊，文赋山尊：

戊子之岁，九月重阳，秋风飒然，雁翔碧空，挈友相伴，拜谒五指山，择吉登眉峰。五指山兮，海外仙山，琼岛神岳！其峰其巅，状如人之五指，黎语谓之“托眉”。美哉！仙山神岳，五峰鼎列，嵯峨半隐，云崖列缺，岩岩清峙，境界独绝。《诗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长于斯，仰之景之，神往久之！

名家有言：“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惊知己’”②。吾攀焉登焉，痴情觅知音；山阴道上行，晨曦尚微明。美哉，仙妹“托眉”！林木兮铺锦，灵秀之气氤氲；云衫兮缥缈，清俊之态妍艳。“托眉”妩媚兮，吾“好美色”矣！试问五仙子，是否“惊知己”？妹丽不语兮，层云聚起；雾卷八窝兮，入襟绕膝；障遏瞬置兮，展履难跻。望美人于云端兮，踯躅石径吾难预。

予知之矣，衿兮贵兮，仙子偏私，唯丘濬者，乃其“知己”。不然，何以幼稚童蒙，无知髫年，竟《题五指山》诗；不然，何以才思横溢，诗传后世，声闻天宇。观其诗，峰耸五指，荒炎半壁，盥手银河，追星天际；听其吟，探寻碧落，抚弄霓虹，巨灵伸臂，点数中原。

呜呼！上苍叹予，曦车推日③，风烟俱净，天山共色。露洗清秋兮，霞映雨林；老茎生花兮，树干抱莲。好鸟争鸣兮，其声嘤嘤；山道陡峭兮，吾其攀登。登山临川，秋山兮苍松摩天，老藤兮亦绕亦缠；万泉兮瀑垂珠帘，秋涧兮流水潺湲。远山近岭：黎村兮绿树掩映，苗寨兮山溪如练；村前兮青梅结豆，寨后兮古榕留云。山鸦山鹊兮飞鸣，恍若隔世兮离尘。

予观夫，黎村苗寨，风华绝代。森林山庄兮原始别墅，绿色家园兮居舍土著。黎胞善择善地兮，苗山静隐静谧。黎家犹存古风兮，苗舍旷世称奇。黎寨烟霞居士兮，苗宅神仙伴侣。黎锦灿然茅屋兮，筒裙黛青古朴。黎宴山肴野蔌兮，苗餐大饱口福。黎酒益寿延年兮，苗药采自山巅。黎女歌舞于途兮，苗妇亦田亦牧。黎子兮比于赤子，苗胞兮龙的传人。俚洞兮幽居天真，山民兮期颐百年。

穿村越寨，拾级登高；雨林奇观，万象变幻。巨榕兮浓阴匝地，隔天离日；板根兮雨林板墙，天然木室。胭脂兮躯干欣硕，浑身脂粉，状若涂丹；母生兮傲然挺立，仪表堂堂，气宇轩昂。蝴蝶树兮万千飞蝶，其态娇美；鸡毛松兮嫩叶蓬蓬，其色苍翠。青梅兮成行成列，风姿绰约；良楠兮木中丈夫，耿直不斜。道旁苔石屹然兮，苍润竦峭，蹲踞相望，顽皮之态，不可名状。溪涧幽兰悬空兮，花开深壑，绝壁生辉，袅娜之质，不可言喻。

万木萧森兮中华后花园④，万代千秋兮海岛森林公园；万籁俱寂兮海岛大花园，万类霜天兮南国热带雨林。其间二县一市，方圆数百公里。中有“翡翠山城”⑤，人誉“清凉世界”；雅馆“通什避暑山庄”，雅称“世外桃源”。秋霜山枫，万紫千红；珍禽瑞兽，万千物种。瑶草紫芝兮，芳容娇丽，不可狎昵；嘉木宝树兮，风骨奇伟，出类拔萃。天然乐园兮，绿色宝库；专家惊叹兮，洋人瞩目。黎山半登兮，日之将暮；予宿山城兮，神仙惊慕。

吾爱五指山，珠崖圣岳，海南屋脊！吾爱五指山，天涯天柱，海角海岳！吾爱五指山，华夏琼琚，宝岛翠玉！春兮秋兮代序，居兮游兮咸宜。登山涉险兮，云里雾里。松风明月兮，轻盈惬意。啸吟歌咏兮，无束无拘。无愧于中兮，无责于时。圆融至极兮，无往不适。

注释：

①丘濬，字仲深，海口府城人，明代阁臣，诗文满天下，七岁《题五指山》诗，诗云：“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荒炎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诗作气魄雄奇，识者誉之为“国器”。

②钱锺书《管锥篇》云：“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惊知己’：此种境界，晋宋以前文字中所未有也。”

③曦车：曦和所驾之车。《楚辞·离骚》：“吾令曦和弭节兮。”洪兴祖补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曦和御之。”

④中华后花园：海南岛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后花园”。

⑤翡翠山城：五指山市的别称。

[诗页]

爬山的人

■ 方世国

抬头望见的大山
在村庄之上
常年有山花、白云拥戴
被大山诱惑的人
抓住树枝藤蔓，埋头向上

那个爬上山颠的人
拥有大山的风光，和高度
而往下看，巴掌大的村庄
哪儿是自己的家门
好朋友肯定小如一只虫子
听不到母亲的唠叨，父亲的咳嗽
心里就一直虚晃，纳闷

因此，占据过山巅的人
总算计回程的路途
还一路提防，隐藏在
悬崖间的毒蛇、荆棘
否则，不小心就会跌落万丈深渊

[走过六十年]

后水湾素描

■ 董元培

后水湾像一个平放着的硕大葫芦瓢，漂浮在琼岛北部的海岸边。

后水湾是临高人起的地名，是相对于新盈港而言的。面向北部湾，中间隔着新盈角，右边的前湾很久很久以前就已开埠建港兴镇，叫新盈渔港；左边的后湾便是后水湾，至今尚未开发，是个处女湾。一湾连两地，北边是临高的新盈角头咀，南边是儋州的新村泊潮角。瓢柄处是两地渔船出入北部湾，走远海的出口，也是连接两地的通道。海水有涨有退，水涨时两地相隔二三百米海面，人们就划小舢板开机动小舢板船渡小海；水退时陆地连在一起便踩着自行车开着摩托或赶着牛车、步行往来。自然的环境，使两地的渔民多多少少都沾点亲带点故、世世代代和和睦睦生活在后水湾畔。

我们来时正是夏季潮汛，一湾水盈盈的，轻轻地摇着碧波荡着绿浪。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着，那波那浪便银汪汪地闪闪烁烁。我们乘坐一艘小型机动渔船犁开这晃晃漾漾的波光浪影徐徐向后水湾深处驶去。

我们是在瓢柄处上船的，先是仄窄的两岸，渐往里走湾面渐渐宽阔起来。湾海上起起伏伏的波光摇摇曳曳着各式各样的打渔船，有小舢板的、小帆板的、小机动三板的，也不乏中型机动船。有的在下网、下钩作业，有的只是徐徐地行走，也许是搞运输的吧？小船上多是家庭作业，且是一男一女，女的摇橹掌舵，男的在奋力下网收网、下钩收钩。同行的临高朋友说，渔民在这里捕抓的只是野生海虾、花蟹和近海小鱼。别看只是小打小闹，后水湾三面环陆地，海水冲积物丰富，为鱼虾们提供了天然饲料，是个环保生态的渔场呢。这里出产的海产品百分之百绿色食品，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后水湾人就是不出远海，只要手脚勤快，在后水湾打打捞捞也就衣食无忧了。大自然是无私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近山吃山，近海吃海，人是离不开大自然的，这是千古的法则。

我正饶有兴味地看渔民收收放放忙忙碌碌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机动船已闯进一片颇具规模的鱼排阵。鱼排一长排一长排布在海面上，鱼排与鱼排之间留有两三丈宽的海巷，小舢板在海巷上来往穿梭着，鱼排上影影绰绰闪着忙碌的身影。我们的船老大姓黄，从小在后水湾摸爬滚打。他说后水湾人已不满足捕捞小鱼小虾了，不少人已在湾上和近海建鱼排搞网箱养殖。有的还走出后水湾去闯深海，建大船的、购拖网的、灯光作业的、下大鱼钩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已走上富裕路了。机动船缓缓地在几条海巷迂迴穿行，一路上时不时有人边忙手中的活边和船老大打招呼招手示意，他有时也高声和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临高话。临高朋友指着左旁一串鱼排告诉我，这是船老大的鱼排，既搞养殖也开渔家乐。从鱼排起家，现在已拥有7艘大船12口网箱，养金鲳鱼、白鲳鱼。每口网箱可投放鱼苗3万尾，半年出一次箱，每市斤能卖20多元。他家现在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他自己还当上县人大代表呢。

走出鱼排阵，眼前的湾海面顿然宽阔、亮爽。蔚蓝的天空下，敞开一片绿森森的海、翠汪汪的红树林、青莹莹的远岸、起伏蜿蜒的丘陵山地，组成一条盎然的绿色长廊。后水湾不仅是后水湾人赖以生息的温馨富饶之湾，想不到还是一处少为人知的原始风景区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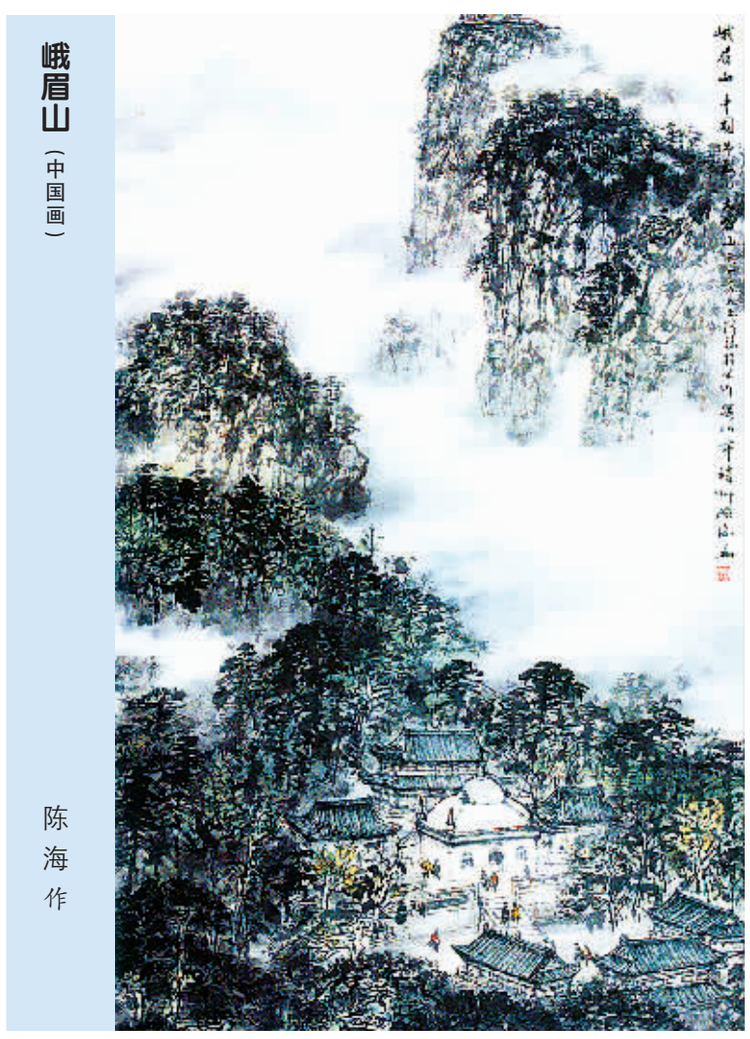
机动船渐渐靠近红树林。远望只是一条长长的林带，近了才发现林中还有类似芦苇荡中的一条条叉叉道道，一丛丛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红树组成或大或小，或长或圆的海中“岛屿”，叉叉道道就是环着这些“树岛”弯弯环环地缠着。机动船在道叉里转来绕去，有时迎面已是一片密密森森无道可通的林峰了，可驶到深处又亮出几条叉道伸向幽深的树林丛中去。如果不是有人带路，进入这八卦阵似的海上林带网里准出不来。我们的船一路还不断地惊飞栖息在红树林中的白鹭和叫不出名的海边鸟儿，这里不仅是一片原始的红树林海，也是海边鸟儿的乐园呢！

临高朋友无不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海南岛最后一块原始红树林处女地了，面积宽达九千多近一万亩，品种多达数十种。他如数家珍似的一连报出十几二十个品种名，还一路指指点点让我辨认，可我总分辨不清。那叶子看上去都是一个半圆的形状都一色厚绿油亮，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而已；树干颜色也是灰中透着红棕的表皮，一棵棵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虽然分不清这红树林家族中的宗系族支，可在这绿色的长廊里穿梭，那绿已灌满肺腑，沁肌透骨，腹张鼻翕尽闻青叶淡香气。一路的绿，让我的心轻颤如弦。

这么一个既富庶又秀灵的后水湾，几百上千年来，世人的目光为何只盯着海产品集散地的外湾新盈港，而仅一角之隔的后水湾，尽管天生丽质却一直“养在深闺无人识”？望着渐渐又化成长长的林带的红树林，我若有所思地问临高朋友。

缘，是缘份，临高朋友似早已想好且动情地说，又挥手左右指了指说，这里已经规划好了，后水湾将建成海南最大的海边滩涂湿地保护区和海南最大的红树林公园。

呵，下次我再来，后水湾的素描又是另一样的画面了……



陈海作 峨眉山（中国画）

[手记]

墨色滋润彰乡情

■ 许忠华

一日美院同学聚会，陈海送我一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今年才出版的《陈海作品集》，于是，我看到了陈海目前的中国画水准和概况。

陈海的中国画重内美，内在的气韵，内在的笔墨结构，内在的墨色滋润……他的画注重墨色与气韵、墨色与意境、墨色与情趣所创造的气韵美、意境美、情趣美。侧重于内美的陈海的中国画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新作《五岳》（山水系列）、《黄果树瀑布》、《黄河壶口瀑布》等等。

陈海从小喜欢绘画，初中时认识了后来在海南大学任教，尔后又是个旅美画家的符福生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一些速写和素描作业。1972年陈海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接受了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等名师的直接教诲，从此打下了中国画侧于岭南画派的山水画技法之根基；同时还在吉梅文老师的指导下临摹了许多古代工笔画。之后，又在水彩画大师王肇民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些色彩作业。藏书丰富的学院图书馆成为陈海课余的主要活动场所，他尽可能地阅读历代画论，欣赏古代、近现代书画作品，尤其对宋代李成、范宽和李唐、荆浩、董源的作品如痴如醉，常常加班加点临习，并认真写绘画心得。

绘画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陈海不管别人如何说，总是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营造自己的中国画面貌。当然不论是墨是色都得通过毛笔和水分这些媒介。陈海平时也练字，以提高写字和用笔的能力。正如至今岭南画家把作画叫做写画，陈海执着于“予书法用笔的书写性去写自然界的山川”。

墨色滋润彰乡情。陈海30多年的中国画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乡情，有小乡情，也有大乡情，有地域乡情，也有神州大乡情……1978年陈海在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跟原海南自治州艺术馆的领导和同行曾祥熙、邓子敬赴北京、延安、西安、四川、重庆等地学习参观和采风。第一次北上行旅，陈海被北京故宫、万里长城、陕北黄土高原、延安革命圣地和革命历史掌故所打动。四川、重庆美丽的山川河流更使他大开眼界。自此，他产生了遨游神州的愿望。1988年前，陈海除了参加原自治州文化部门组织的几次北上内地的学习参观外，还充分利用文化馆的工作机会，年年在岛内出游作画，从五指山区热带原始雨林到黎村苗寨，又到海港、渔村、侨乡，感悟海南的山山水水、历史人文，为日后以海南本土题材为创作主题打下了基础。1989年曾担任县文化局副局长的陈海，40岁调入海口画院担任专职画师。画院的有利条件是生活有保障，时间大都是自己掌控，从那年开始，他每年都最少北上采风一次，每次一二个月，累计20年下来，行程不少于10万里……

[浮世逸草]

农垦老兵

■ 陈正优

他起了一个含有正直和富裕意义的名字，但凭他的经历和威望，在单位里没有人直接知道他的名字，都称为谢老。我是1978年毕业分配到农垦某农场工作时认识谢老的。上班的第一天，组织科长带我去见谢老。他方正的面孔气色红润，头发已花白，浓眉粗放，透露出威严、慈祥、成熟，一副历尽风霜，波澜不惊的神态。谢老看出了我的胆怯和腼腆，便说：“我当书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书写记录，你当干事也是做具体事的，我俩同行嘛”。一句笑话解除了我的思想顾虑，把我俩的职位距离拉近了，行动不再拘束。

谢老性格开朗，平易近人，没有什么官架子，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自然建立了同志般的友谊。在工作或劳动之余，偶尔也讲述他的经历和战斗故事。他1939年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中投身革命，当年15岁，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参加了数百次的战斗，亲身经历了较为惨烈的长坡迈格战斗和反扫荡行动，参加了著名的解放海南岛战役，在白马井阻击敌军，迎接解放大军渡海登陆。在历次战斗中多次立功受奖，曾负过伤……195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南垦殖局，次年7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第一师。谢老所在的部队奉命从文昌开拔，尔后碾转白沙等地。当时进入山区没有路，十几把砍刀在前面披荆斩棘，开路前行。到达指定位置后，在茫茫的林海中安营扎寨，开荒整地建立橡胶园。为完成上级交赋的任务，谢老带领的队伍抵御寒风暴雨，战胜了饥饿和疾病，抗击蟒蛇猛兽和叮人肉、吸人血的山蚂蟥、蚊子。终于开辟了一片片绿油油的橡胶园。在建国后的30年中，谢老先后调任11个国营农场的场长、党委书记，兵团组建时期曾任团长。可以说，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农垦的发展历史，是橡胶事业的拓荒牛。

务实是谢老的一向作风，每到一个单位，谋求发展是第一任务，为了群众的利益敢于担当责任。我所在的农场是以生产谷物为主、也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在体制上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成分。1978年冬，我陪谢老到农村检查工作时了解到，生产发展好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月口粮能分到30来斤谷子，大多数的生产队劳动力月口粮为20来斤，有的生产队才分到10多斤，农户家里谷筒空空。社员们说每年有三至四个月断粮，要以野菜、蕃薯等充饥。当时我注意到谢老的表情，一脸的愁云。虽然他勉强着笑脸对答群众，其实他内心已是风云滚滚。在那几天里，谢老在办公室或看文件，或静坐思考，沉默不语。我猜测，他在酝酿着什么重大策略。果然，谢老向党委提出了打破大锅饭、实行大包干的计划。他做通了党委一班人的思想，一场大包干的序幕在这个农场的大地上拉开了。改革的憧憬和希望终于在这块土地上结出了丰硕成果。次年夏收，全场农村粮食大丰收，村村户户传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讯。谢老闻讯后心里甜滋滋的，笑得眉毛和眼睛连成一条线，笑容是那么的灿烂。

与谢老一起工作三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算是忘年之交。1980年，谢老响应组织的号召，提前离休让贤，不久我也因工作需要到省城工作。与谢老分别近20年了，虽有电话问候，未曾见面，久不久从文件或在报纸上看到中组部、教育部、中央少工委等单位的表彰决定中出现他的名字。说明谢老离而不休，晚年仍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每当踏上农垦的土地时，谢老的形象就会不由自主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他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山区奋斗一辈子，献了青春又献子孙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后人永往向前！在我的记忆中，谢老今年应是85岁的高龄了。

[乡村纪事]

阿博爹的犁头

■ 邢贞乐

这里我要讲的是阿博爹的犁头。

阿博爹三岁丧父，七岁丧母，从成为孤儿的那天起就给人家做长工，起始做一些放牛锄禾的轻活，十六岁时就开始使牛耕田了，一辈子用了二十三把犁头。解放那年，二十八岁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使过的四把犁头。“土改”时雇农的他分得了半间房屋，那是一间三厢房，中间是厅室，东西两间用木板隔开，他和另一个雇农每人分得一间，对此阿博爹已经是感激涕零了。他在厅室里挂上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一连跪拜了好多天。

人民公社成立后，阿博爹当上了生产队长，那时他连名字都没有，因父母死得早来不及给他起名，按照当地的习惯男孩子出生后乳名都叫“黎翁”，这个苦孩子的乳名一叫就叫了四十二年。当时的乡长见他老实巴交又是一个耕田能手，于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席耕田”（他父亲姓席），听说他得了这个名字给乡长磕了三个响头。第二年，经别人介绍他娶了阿博母，不久便生了唯一的孩子，也是乡长给孩子起的名，叫“席新博”（昵称“阿博”），村里人见他已经大把年纪又是生产队长也就避讳叫他的名字而改叫阿博爹了。

阿博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他记性还不错，对二十四节气歌和一些农时农谚背得滚瓜烂熟，在生产队开会时总爱吟上几句。什么：“春雨惊春聪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暑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什么“插田过立秋有做无收，插田过白露生子做人奴”。虽说琼南这个地方长夏无冬，但耕作季节十分分明，阿博爹在耕、播、种、收季节上把握得非常好，每年早造在“雨水”之前，晚造在“立秋”之前必须把禾插完，决不耽误农时。

作为一队之长，阿博爹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更是一丝不苟。队里安排责任田时，他总是把那些路途遥远，边角最多最难犁的田留给自己，而且每次都是犁了又犁耙了又耙，做到精耕细作，妇女们都喜欢插他的责任田，种出来的水稻也是全队产量最高的。有一次，一个社员犁田隔垄被阿博爹发现了，他就在田边批评了那个消极怠工的社员，并说出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至理名言。现场会上，他没有处罚那位社员，而是自己扶犁把那块地重新翻犁一遍。我还听说“三犁三耙”的耕作方法是阿博爹最早发明而后推广全省的，但最终介绍经验并到省里领奖的却不是他。提起这事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谁去都一样”。

阿博爹使的都是自己制作的犁头。农闲时他到野外去寻找那些与犁杖形状相似，而且韧性好的海棠木，独自一人砍、削、锯、刨制作成犁杖后，装上犁铧犁镜就得到一把新犁头。因使用频率高，每两三年就要换一把，一辈子下来也就攒了二十三把。这些犁头记录着阿博爹一辈子的辛劳，也记录着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朴实无华的人生。

改革开放后，他儿子阿博买了一辆东风大货车搞长途运输，而他和阿博母仍然扛着犁头男耕女种。父子两代人一代主内一代主外，生活过得越来越红火，十年前就在自家旁边的空地里盖了一栋别墅式的小楼，那时他也七十多岁了，于是他把那二十三把犁头全部放在老屋里。前几年，三亚许多酒店老板找上门来出高价跟他收购他的犁头以做酒店的陈设供游客欣赏，他死活不肯卖。阿博说：“这些破玩意早该丢掉或送人了，留着还嫌占地方呢”阿博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儿啊，什么都能丢都能卖，惟独这传统这本色不能丢，这犁头这旗帜不能卖！”

前几天我回老家，听说阿博爹病得很重卧床不起，我去看望了他。他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问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阿乐，我知道你是识字人，你说我的名字能写上旗帜写入书本吗？”我思索片刻，非常认真地告诉他：“能，其实早在1886年的5月1日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也包括你阿博爹的名字，就已经写在了光荣的旗帜上。”他摇摇头深沉地望着我说：“不，那是劳苦大众的。我只想你能写写我本人的名字。”我感到惊讶，一辈子犁地耕田不图名不图利的他，居然在临死前把名字看得如此重要。我随着他的眼神抬头看到他家厅堂中间挂着的那幅有些发黄的毛主席画像和紧随的那副对联：“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心头一热终于明白了这个活了半辈子才有自己的名字，而且是共产党的乡长给他起的，他是怎样的珍惜怎样的渴望它得到永驻呀！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亲情地对他说：“好的，我一定帮你实现这个夙愿”。

[海天片羽]

情系井冈山

■ 林贻文

也许是情系井冈山的原故，也许是我和井冈山有缘，也许是井冈山红军英灵有知，让我有幸这次出差江西，圆了几十年的井冈山梦。

5月28日下午，我由江西南昌沿着319国道向井冈山进发，经过五个小时的颠簸，入夜时分到达井冈山山脚下的茨坪镇，小憩一夜，次日晨，接着驱车攀登井冈山的黄洋界。从茨坪镇到黄洋界17公里，全是山路。

初夏的井冈山，晨雾散去，满目葱绿，青翠欲滴。远处一排排高楼大厦，一片片住宅小区耸立于深邃的山谷间，汽车沿着盘山公路缓慢行驶，一路上山泉流淌，小鸟欢唱，正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井冈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感受到革命老区建设也和祖国各地一样一日千里，突飞猛进。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四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中段，层峦叠嶂，逶迤纵横，山势雄伟，气势磅礴。公元1927年，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了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朱毛会师，八角楼的灯光，黄洋界上的炮声，早已被我们这代人所熟知，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井冈山因革命而高，地以人杰而大，因为她有众多个第一：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次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一次提出游击战术……。正因为有这些“第一”，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天下第一山。

到达海拔1000多米的黄洋界时，只见这里峰峦起伏，地势险峻，气象万千。刚刚在山脚下是阳光和煦，上了黄洋界却是云雾茫茫，就像白浪滔滔的汪洋大海，一望无垠。尽管天气恶劣，但先头到达的人们早已把黄洋界的所有道路、空地挤满，人如潮涌，人声鼎沸，毫无大山里的寂静。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五大哨口之一，哨口扼制湖南酃县、江西宁冈上井冈山的要隘。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外出作战，留下两个连守卫井冈山黄洋界，在击退了敌军的四次冲锋后，凭着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对准敌军开火，三发炮弹，两发因受潮未打响，第三发落在敌群中爆炸，守山军民乘势土枪土炮齐鸣，群众挥舞红旗，杀声震天，敌军以为我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吓得连夜逃走了。黄洋界保卫战，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溃了敌军四个团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在回师井冈山途中闻讯后，欣然吟写了《西江月·井冈山》，讴歌了井冈山军民团结战斗取得的胜利。

我在群山环抱的黄洋界上细心观看着当年红军使用过的哨口工事、红军营房、挑粮小路、荷树等。用手轻轻抚摸着当年红军使用过的那门迫击炮，那块曾经抵挡过无数颗敌人子弹的石头，那棵被战火烧焦而又重生的大树，那座雕刻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纪念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更加感到革命先辈们的英勇、艰辛，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毛泽东主席的智慧英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伟大。

在离开井冈山行驶的车上，我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再一次眺望浩瀚如海的井冈山，联想陡然穿过时光隧道，跳跃至八十年前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展现出一幅幅革命斗争的场景：凄冷的黑夜中，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的煤油灯下书写着《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一个个精神抖擞穿着灰色军服的红军战士不时进出于红军第四军军部；数名战士扛着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机枪急促走进了红军第四军军械处；数百名红军干部杀声震天，列队于红军军官教导队的操场上……。无数的革命斗争旧址勾勒出一个个当年斗争的场景，让人见证了英雄的井冈山，伟大的井冈山。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思想得到一次净化，觉悟得到一次升华。